



91408

北史演義卷三十七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三十七卷

改口詞曲全骨肉

伴進退平定妖氛

話說世子怨憤自縊。恰值田敬容進來撞見。慌卽解救。世子得以復蘇。敬容跪勸道。世子負不世之才。宜留此身以有爲。奈何遽欲自盡。世子不語。俄而馮文洛至。謂世子曰。臣在外打聽得司馬尚書近回晉陽。北史演義 卷三十七 一

得彼一言。王心可轉。世子何不以書求之。世子遂修書一封。密令送去。

其書曰。知名故人。恕不復具。近以事近彝倫。有乖風化。致觸嚴親之怒。罪在不赦之條。身被羈囚。命懸湯火。血流枕席。死等鴻毛。痛援手之無人。欲求生而少路。忽聞君返。如遇春回。唯望施轉圜之智。上啟王心。效納牖之忠。下全予命。苟使父子如初。敢不生死。脚結。冒禁通書。幸不我棄。

子如接書看罷。對來使道。你回去教世子安心。我尚

國朝印  
兩精圖  
天精圖  
八氏圖  
書館藏  
書館藏  
門人譚載華校訂

未見大王。見時自有道理。切不可洩漏機關。其時子如方回亦早畧聞消息。因欲救世子。不敢久延。次日絕早。便來見王。王知子如回來。卽召至德陽堂。共坐細談。子如畧將朝事述了一遍。起身告曰。久不見內主娘娘。求入宮一見。蓋子如以鄉閭之舊。每次自京回來。皆得進見。婁妃也。王曰。汝勿行。見世子不堪承業。行將廢之。其母惡得無罪。子如佯爲不解。驚問曰。大王何爲出此言也。佯爲不知使自說。出下便易于措辭。王乃告之。故子如曰。大王悞矣。鄭夫人有傾國之色。世子有過人

之資。內主是大王結髮之婦。又有大恩于王。以家財助王立業。患難相隨。困苦歷盡。情義何可忘也。且婁領軍爲腹心之佐。大功屢建。豈可與妃參商。况此等暗昧之端。未定真假。王奈何以一宮婢之言。而欲棄此三人也。說得三人關係極重。卽有其事。亦當曲恕。保全况屬暗昧耶。臣竊以大王妃嬪滿前。鄭夫人獨邀寵幸。或有忌之者。造言興謗。未亦可知。世子恃王親子。在宮出入自由。不避嫌疑。理或有之。此事斷無有也。宮婢們畏威懼刑。逞口妄供。何足爲信。大王憑一時之怒。而失善後之圖。竊

爲大王不取高王被子如一番言語其怒稍解漸有  
悔心便道既如此卿爲我勘問之。子如說詞雖好然事關重大歡亦巴不得含糊過去故一聞其言便令勘問以解此一結子如領命隨到監所據案

而坐弔出宮女六人跪于階下又召出世子世子向  
子如再拜子如道奉勅追勘世子莫怪子如見世子  
形容憔悴滿目憂愁起攜其手曰男兒膽氣宜壯何  
畏威自怯若此命坐一旁先叫穆容娥喝道你誣陷  
夫人大王已經察出罪該斬首今亦不用你供喝叫  
左右將他綁起推在一旁候死。不用穆容娥供便省多少糾纏乃叫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七

三

謝玉瑞孟秀昭良霄定紅一齊跪上喝道穆容娥誣  
陷之罪卽刻正法你等生死亦在一言倘不訴出穆  
容娥誣陷實情仍舊扶同污蠱上人一併處斬四人  
大驚叩頭曰唯公相之命子如授以紙筆令各自書  
供良霄舉筆先成

供云妾以蒲柳之姿追隨鳳閣趨承之職朝夕鸞  
幃夫人貞淑大衆皆知宮禁森嚴寸心常凜何乃  
利口惡奴以小憤而搆成大禍致令賤妾被牽連  
而陷入竒冤是以含恨無窮有口莫辨今蒙提問

敢吐實情所告皆屬子虛前供盡由飾說幸垂明察下鑒蟻忱

三人所供亦與良霄無異子如看罷大喜乃叫李慶雲喝道夫人被誣你該力辨何得直認不辭你死不足惜其如夫人世子何

責得切當

速速書供免汝一死慶

雲便卽寫供呈上

供云賤妾初無令德幼乏芳姿得邀王選入爲護帳之姬更辱主恩拜受知宮之職但知畏法奉公寧敢肆情縱欲况我夫人以姒娥而守月豈同神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七

四

女去行雲何乃姦詐之徒捏造謊言橫生奇禍玷夫人之清德累世子之芳名直以力弱難爭一時屈認苦于有冤莫訴萬死奚辭今承庭訊得覩雲開乞賜青天之照察得超垂死之殘生

子如覽畢便道衆供已定倘大王再問不得更有他說衆女皆叩首領命子如吩咐左右將穆容娥牽去先令自盡立等回報

先令自盡然後定案老吏棘手

俄而左右來報

穆容娥已死子如下筆判道

穆容娥懼罪自縊誣陷顯然良霄等衆口相同真

一情可據。雲開霧散。宮禁本自肅清。射影含沙。謗迹皆由捏造。一人既死。無煩斧鉞之加。餘衆無辜。宜釋囹圄之禁。

判畢。取了諸宮女口詞。來見高王。高王看了大喜道。

我知此事。非公不能了也。果然便命內侍召請婁妃出。

見妃見召。未識何意。驚疑不安。却又不敢不來。乘輦

至德陽堂下。王見妃至。和顏相接。妃心稍安。子如亦

上前拜見。坐方定。世子亦召到階下。升堂再拜。悲不

自勝。淚落如雨。妃見之歔歔。王亦惻然。指子如曰。全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七 五

我父子者。尚書之功也。世子拜謝。王賜黃金千兩。以

酬其功。是夕留子如共飲極歡而散。其後慶雲良霄

等皆以他事賜死。王於是待婁妃如舊。而愛鄭娥有

加。一天大事化爲烏有。恰好遙接前事。一日接得石州文書。報稱蠡升

復出肆掠。其女九華。妖法難破。請王發兵擊之。王遂

下令親征。入謂桐花曰。劉蠡升恃妖法爲亂。必得卿

往。方能破其法。前日不用桐花去者。正留爲未了地步。今則一將成功矣。桐花烏得不用。

桐花應命。乃命世子隨行。兵至石州。賀拔仁任祥來

見王。問賊勢如何。仁曰。賊將唯萬安驍勇。其餘皆非。

勁敵。但每戰方合。便天昏地暗。飛沙迷目。咫尺難辨。故官兵屢退。此皆妖女九華所致。擒得此女。破蠶升不難矣。王曰。彼若堅守谷口。攻之匪易。彼既引兵出戰。擒之不難。次日命桐花守住大寨。囑曰。俟其兵至。爾以法破之。命諸將各領兵五百。乘便擊賊。一遇妖法起時。勿與爭鋒。四散奔走。各擇便地埋伏。俟其退回處。截殺必擒。住九華方止。又命段韶。任祥擁護世子。引兵一千去打頭陣。誘之追下。歡令世子隨行。只道防他在家。作孽孰知亦有用他處。衆將皆依計而行。斯時九華聞高王又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七

到與諸將議曰。前日吾軍敗沒者。以彼黑夜劫營。法不及施耳。今後交戰。吾但作法勝之。彼若敗走。爾等盡力追殺。教他片甲不回。方報前讐。賊將皆曰。仗公主之力。議方定。軍士報高將營前挑戰。九華遂與衆將同出。立馬旗門之下。見來將中有一少年將軍。美貌風流。頭戴紫金冠。身穿紅繡甲。手執畫戟。坐白馬上。分明潘安再世。宋玉復生。九華暗想。擒得此子。回來與奴作配。豈非一生大幸。於是不發一令。只管呆看。看來好色之心。男女皆同。歡所以用澄者。亦以色誘之耳。段韶見對陣不動大

叫道來將聽者你敢不用妖法與我鬪力麼九華倒  
吃了一驚遂令萬安出馬戰未數合忽黑氣罩地沙  
石亂飛空中如有千百萬人馬殺下段韶任祥保着  
世子便走九華見了便驅動神兵親自趕來高兵遇  
着四散奔開九華一心要拿世子別枝兵讓他自去  
單追着世子緊緊不看看看追近高寨只見一員女  
將擋住少年將躲在他背後狂風頓息天氣開朗空  
中神兵皆變爲紙人紙馬紛紛墜下九華大驚忙欲  
再念真言女將喝道你法已破還不下馬受縛

若再說桐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七

七

花若何用法必與前路相犯故此處絕不一及得行文避字訣九華惶急望後便逃

四面伏兵紛紛湧出圍得鐵桶相似喊道降者免死  
賊兵一半殺死一半跪地投降後隊兵將來援又被  
劉貴賀拔仁截住殺退九華插翅難飛早被桐花趕  
上擒下鞍韉綁縛定了王大喜把九華囚于後營長  
驅直進齏升聞女被擒魂膽俱喪自料不能相抗只  
得遣將請和王許之又請還其女然後出降王對使  
者召九華至帳指世子曰齏升若降吾將以世子配  
之今未能還也

步步使計

使計使者回報齏升信以爲實遂不



設備是夜王引兵襲破谷口大軍齊進圍其都城其將劉信明萬安見官兵勢太懼同夷滅斬蠶升之首以降王入城斬三人擄得偽王公將相文武四百餘人庫中珍寶無數遷其人民三萬餘戶安插內地班師以歸九華年幼貌美桐花請赦其罪王亦以蠶升乞降在先命世子納之遂獻俘于朝帝以高王功大賜殊禮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諸將進爵有差王辭殊禮命下再三卒不受請追贈恒山王胡土達以酬桐花之功不可不酬帝允奏諡恒山王爲武王建立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七

新廟廟成王同桐花親往祭之今且按下東魏事不表再說孝武帝遷都長安大權皆泰掌握生殺黜陟帝不得與雖有天子之名徒擁虛位然泰方挾天子以令天下故外面猶盡臣禮上下相安一日丞相泰同廣陵王元欣入宮奏事直至內院時帝正與平原公主在宮笑語敘明月事似屬閑筆然爲孝武被弑之由却是正文遂召二臣入宮泰奏事畢見帝側一美人色甚妖艷出問廣陵王曰侍帝側者是帝之妃耶誰氏女也廣陵王曰此女乃南陽同母之妹名曰明月封爲平原公主爲帝

所寵入關時。六宮皆棄相隨而來者。唯此女耳。實實不堪

秦訝曰。然則帝之從妹也。如何納之為妃。廣陵曰。此

實敗倫之事。奈帝不悟。何。秦遂邀廣陵同歸。胸中已有定計

曰。大王少坐。吾已去請南陽諸王。到此共商。停一回

諸王皆至。坐定。秦曰。今屈諸王到此。有一事相告。諸

王曰。丞相有何見諭。秦曰。臣等奉戴一人。要使紀綱

肅于上。信義彰于世。天下方服。孔子所謂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况今高歡據有山東

日夜窺伺。正當討其不臣。而可自陷非義乎。今天子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七 九

寵愛平原公主。以妹作妃。大亂人倫之道。何以攝四

方而復舊都。吾意欲正君心之失。必先除其所惑之

人。王等以為然否。秦非純臣其言却是諸王聞之。盡皆失色。南

陽曰。此女係吾親妹。穢亂宮闈。罪實當誅。但事出于

至尊。今若除之。恐丞相有乖于臣禮。奈何。秦曰。殺之

上正帝心。下洗王恥。若留之宮中。帝必不改前轍。以

致綱常掃地。大事無成。皆臣下不能匡正之失也。罪

何可辭。以臣道大義止住眾口諸王不得已。皆曰。唯丞相命。秦

曰。公等意見皆同。吾自有計除之。明日同會南陽府

中皆應諾而去。南陽歸。言之。乙弗妃。妃曰。泰言雖當。但無君之心。已露。只恐避一歡。又遇一歡。奈何。南陽曰。吾亦慮此。相對歎息。次日飯罷。報泰與廣陵至。俄而諸王俱至。南陽還疑入朝。同諫。揖泰曰。今日帝前。全仗丞相力諍。泰曰。無庸。平原王亦將到也。獨斷獨行做出自曉泰之作用可畏。南陽曰。彼安得來。泰曰。今早吾已遣人入宮。托言王犯危疾。欲一見之。帝已命之來矣。未幾果報公至。到來乙弗妃接進內堂。平原問妃曰。吾兄何疾。妃曰。無甚疾。不過欲與皇姑一言耳。南陽入平原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七

十

又問兄何言。王不答。但見之下淚。乙弗妃亦掩袂避去。描寫入情平原大疑。又見泰與諸王同入。坐下。心益駭。

泰怒目而視曰。你本金枝玉葉。爲帝從妹。如何不惜廉恥。陷君不義。你知罪麼。平原懼而泣曰。奴誠有罪。但父母早喪。幼育宮中。孝明孝莊俱未見面。今上卽位。逼侍衾枕。事不由已。唯丞相鑒之。泰曰。事關倫紀。罪何可免。今日特請一死。以絕君心。回顧左右曰。何不動手。兩個武士卽雄糾糾走上。平原驚倒在地。武士執住手臂。卽將白綾套在頸上。頓時縊死。忍心辣手已見

班一諸王莫敢出聲。後人有詩悼之曰。

水肌玉骨本無瑕。一沐君恩萬事差。  
死等鴻毛輕更甚。悔教生在帝王家。

秦見平原已死。謂諸王曰。不如此不能禁止君之邪心。王等莫怪也。衆皆唯唯。秦命于夜間載其屍入宮。遂別南陽而去。只因有此一番朝廷從此參商起。主相猶如水火分。請于下文再講。

高澄滅禮亂常原有應死之道。然以歡之大局而論。則有斷斷不可死者。澄爲世子一動搖。則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七

十一

人心震動。一不可也。婁妃爲歡結髮。有恩于歡。又無失德。澄死則婁亦不得獨全。二不可也。况宮中曖昧之事。揚播遠邇。更於體面上不好看。三不可也。子如權宜判斷。不但全歡骨肉。亦使國體無傷。大臣處危疑事。自應如是。宇文泰以明月侍帝。爲紊亂綱常。原是正論。但投鼠忌器。下手太辣。其如君臣之分。遠一歡。復遇一歡。不待乙弗氏言。人人皆知。何孝武之不幸也。

北史演義卷三十七終

北史演義卷三十八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三十八卷

黑獺忍心甘弑王 道元決志不同邦

話說孝武自平原去後。至夜不見回宮。正欲遣使去召。忽內侍報道。公主已經身故。現在載屍還宮。帝大驚失色。曰。屍何在。內侍曰。已入寢宮。帝急入。走向屍旁一看。果見玉貌如生。香魂已斷。放聲大哭。慌問隨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八

一

去內侍。公主因何而死。內侍備述丞相諸王相逼之狀。以致命絕。帝聞之。怒氣填胸。曰。此皆南陽欺朕。騙去逼死。誓必殺之。遷怒南陽亦因無從洩怨借以抒憤次日視朝。文武

皆集。帝見南陽拍案大罵。道你詐病欺君。殺死親妹。不忠不仁。留你何用。喝令收禁。南牢治罪。直殿武士便把南陽拿下。宇文泰出班奏道。陛下莫罪南陽。此

皆臣之過也。挺身直認目平原穢亂宮闈。大干法紀。

若不除之。有累帝德。不淺。帝曰。即欲治罪。何不奏聞。

泰曰。臣等知平原越分承恩。陛下必不能割愛全義。

故擅行處死。以絕陛下之意。專命之罪。乞陛下鑒之。  
帝默然拂袖而起。乘輦退朝。泰卽傳諭南牟。放出南  
陽。任職如故。蓋斯時政在宇文。文在廷文武。寧違帝旨。  
不敢逆泰。雖帝亦無如之何。回到宮中。唯有切齒含  
怒。或彎弓射空。或拔劍砍柱。正所謂鳥啼花落。觸處  
傷心。泰知帝怒不解。密置腹心于宮中。察帝動靜。纖  
悉必報。一夜帝見月光如水。追念平原。慘然下淚。因  
自吟曰。

明月依然在

佳人難再求。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八

二

香魂遊淺土。

玉骨葬荒邱。

把劍讐難復。

吞聲怨未休。

枉爲天子貴。

一婦不能留。

便有人抄他詩句。報知宇文泰。泰大懼。暗想我不害  
他。他必害我。豈可復奉爲帝。密與心腹商議。廢立之  
計。侍中于謹曰。高歡負逐君之醜。天下非之。今若復  
行廢立。恐丞相犯弑主之名。奈何。  
于謹尚顧大義。差勝于泰。  
泰曰。今禍難方興。爭戰未已。欲禦外患。必除內憂。吾以赤  
心奉之。彼反以我爲讐。異日疆場有事。變從中起。則

大事去矣。不若除此無道，另立賢明。庶國家長久之計。謹曰：帝心誠不可保，但既奉之而又害之，恐為歡所笑耳。泰曰：笑者小事，今騎虎之勢，正不得不爾。因定計于長安城東，請帝遊獵，暗行弑逆。孝武于此直几上肉耳

泰遂入朝奏帝，帝許之。適有天文官啟帝云：臣夜觀乾象，帝星不明，又客星侵帝座，黑氣直入紫微垣。主陛下明日有不測之憂，慎勿出宮。帝驚曰：丞相請朕出獵，奈何？天象有此變異，因降旨于泰曰：朕躬偶抱微疾，不能行幸。泰復請曰：聖躬不安，乞明日君臣共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八

三

宴于華林園，以遣帝懷。帝許之。次日泰于華林園擺設華筵，會集百官，恭迎帝駕，臨御提爐引導，曲盡臣禮。一片虛恭，無非毒計筵前管弦齊奏，歌舞喧闐，山珍海錯無

不畢。陳百官輪流上酒，帝不覺沉醉。泰又跪獻金卮，俯伏上壽。帝又飲之，宴罷，帝起回宮，文武皆退。乃召

天文官問曰：今日已過，保無事否？天文官奏曰：須過

亥時，聖躬萬福。帝命之退，遂就寢。至半夜，腹痛如裂，

知中毒，大呼曰：斛斯椿悞我。斛斯椿悞我。悔已遲了不數

聲遂崩。時正亥刻，年二十五歲。天文官之言果驗宮官忙報

知宇文泰。泰尚未寢。卽帶腹心左右。先自入朝。問內侍曰。帝臨崩。有何言。內侍曰。帝呼斛斯椿。悞我。數聲而絕。泰於是約束御林軍士。把守各處宮門。然後傳召百官。天將明。百官皆至。聞帝崩。皆驚愕失色。然權歸宇文。無一人敢出聲者。泰命殮帝屍。俟新天子立。始行喪禮。後人有詩悼之曰。

一失江山不自持。

避湯就火亦奚爲。

不堪洛下滄桑變。

又見長安似奕碁。

泰命羣臣議所當立。衆舉帝兄之子廣平王元贊。年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八

四

雖幼。以序以賢。允協人望。泰疑未定時。獨坐室中。侍中濮陽王元順來見。泰迎入室中。問王何言。順垂淚曰。下官爲立君之事而來。泰曰。王意中誰可者。順泣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幼冲。不足爲帝。願公立長君。以安社稷。老臣之論一片苦心。泰曰。王言是也。吾欲奉太宰南陽寶炬爲帝。王意以爲可否。順曰。南陽素有仁義之風。奉以爲帝。天人允服。足見公之赤心爲國也。泰卽傳諭百官。衆皆悅服。乃備法駕。具冠冕。率文武耆老。皆至王府。勸進。南



陽辭不敢當。衆皆伏地。嵩呼三讓。三請。王乃登車。卽位于城西壇上。臨大殿受朝。改元大統。頒詔大赦。追贈父京兆王爲文景皇帝。母楊氏爲文景皇后。立妃乙弗氏爲皇后。長子元欽爲太子。南陽不求帝而帝絕不以天位爲樂。故免獄。逆之禍。進丞相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乃封安定公。以尚書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文武各官皆進爵有差。殯孝武于草堂佛寺。喪禮俱簡。諫議大夫宋珠悲哀特甚。數日水漿不入口。嘔血數升。泰以名儒不之罪。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八

五

也。其時有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本懷朔人。初與侯莫陳悅連兵相應。後悅爲泰所殺。道元據州不從。泰攻之不能下。遂與連和。命守渭州。及孝武西遷。魏分爲二道。元之母與兄皆在山東鄴城。不能接歸。又少在懷朔。與歡親善。故家室在東。歡亦常撫恤之。道元每切思親之念。特以孝武舊君。不忍背負。留關西不返。宋珠道元皆算有氣節有良心人。一旦新君詔至。知孝武已崩。深

爲駭異。遣使長安。訪得帝崩之由。因與泰不合。遂爲所害。大怒。告衆將曰。吾所以棄家離母而留此者。以

歡犯逐君之罪。泰有奉主之功。故耳。今泰擅行弑逆。其惡更甚于歡。豈可與之同事。吾今引兵東行。諸將願去者。隨吾以去。不願去者。請歸長安。吾不禁也。衆將皆曰。公不欲與逆臣爲伍。某等亦生死從公。要曉得。可朱渾道元。是關西虎將。素號萬人敵。又撫下以恩。與同甘苦。能令士卒致死。用兵如神。泰亦畏之。故欲東行。士無異志。道元又曰。吾有書先達晉陽。誰堪使者。階下走上一將。年方二十。凜凜身材。驍勇無比。便道小弟願往。乃道元之弟天元也。道元大喜。道弟

旣肯行。便領書去。但路上須要小心。不可有失。天元領了兄命。帶了家將十餘人。飛馬而去。行至烏蘭關。關將不肯放行。蓋其時靈州不服。泰遣李弼趙貴二將。正欲往征。關口謹防。姦細出入。如無泰命。不許放出一人一騎。

生此一阻。見投東非易。下文道元連敗。數將破關而去。真有猛虎出柙之勢。

天元候至更深。便於關前四處暗暗放起火來。風烈火猛。沿燒甚熾。關上望見火勢。開關救火。天元引十數騎。從關中奪路而走。把關軍士攔擋。天元連殺數十人。逃出關口。徑往靈州飛奔而去。不一日到了靈

州備說投東之故。曹泥大喜。便差人護送。前在再說。把關將當夜擒得天元從者一人。審出情由。飛報長安。秦大驚。謂諸將曰。可朱渾道元。勇冠三軍。若令東去。關西又生一勁敵矣。必乘其未去。擒之以歸。方免後憂。諸將中誰可往者。衆舉侯莫陳崇。可使。蓋崇勇而善戰。所向無敵。曾單騎擒醜奴于陣上。是秦麾下第一員健將。故衆舉之。秦遂授以精騎五千。往渭州截其去路。秦又思陳崇雖勇。恐不足以制之。又傳諭李弼。趙貴。大軍勿往靈州。且于烏蘭關截殺道元之

軍勿使走脫。且說陳崇兵至渭州。道元因急欲往東。已離渭州進發。聞有兵來。道元謂諸將道。且在吾當先破其軍而去。因回軍以待。陳崇追及。大聲喝道。可朱渾道元。朝廷待你不薄。何故去投外邦。今日天兵已到。快快下馬受縛。免汝一死。道元出馬道。你是侯莫陳崇。堂堂漢子。何乃爲逆臣効力。陳崇喝道。你乃反賊。誰是逆臣。道元道。吾爲承熙之故。受其爵命。今承熙何在。君在則留君亡則去說得去留正甚你不念舊君之寃。忝顏事仇。是亦逆賊。還要搖唇鼓舌。寧不愧死。陳崇聽了。

怒氣直冲。把鎗直刺過來。道元便與交鋒。戰有數十合。不分勝負。道元架住鎗道。我去了。誰耐煩與你戰。鬪回馬便走。陳崇只認他力怯。乘勢趕上。那知道元暗藏飛鎚在手。乘他追下。喝聲道。着一鎚打去。正中陳崇前心。翻身落馬。軍士急忙救起。已經鮮血直噴。極寫道。不省人事。副將見主帥身危。只得收兵。道元趕上。喝道。你們聽者。歸語宇文泰。今暫且饒他。少不得有一日殺到長安。正他弑君之罪。說罷。全軍起行。誰敢攔阻。一日到了烏蘭關。李昶趙貴。奉了宇文泰。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八

之命。早已引兵把住。遂驅兵大戰。怎當得道元將勇兵強。人人致死。弼與貴不能抵敵。讓他破關而出。道元行至靈州。曹泥接見大喜。停軍一日。便即進發。一路無話。將近雲州地面。軍士乏糧。衆心未免慌亂。只見一枝人馬。旌旗耀日。扎在雲州界上。問之。乃并州大將賀拔仁軍也。衆心始安。蓋自天元到北。高王知道元來附。不勝大喜。一面命天元親往山東迎母。一面便命賀拔仁引兵三千。齎送資糧來接。收羅豪俊全在此等作探得道元將到。故停軍在此。道元便與賀拔仁相

見仁曰。大王知將軍遠來。資糧必竭。故先運軍糧在  
此迎候。道元道高王真神人也。兩軍合隊而行。到了  
并州。王已遣人來接。道元入見。王握手相慰曰。喜故  
人遠臨。如獲天賜。屈卿來此。勿憂不得志也。道元拜  
謝。卽日封爲車騎大將軍。道元歸東之事已畢先是孝武棄世。  
東魏尚未曉得。自道元書來。方知帝崩。王乃遣使至  
鄴。奏請舊君之喪。若竹屨制。帝令羣臣議之。有太學  
博士潘崇和奏曰。君遇臣不以禮。則無服。是以商湯  
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紂。禮宜無服。有國子博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八

九

士衛旣隆。李同軌並奏曰。高王及衆臣。可以無服。獨  
高后與永熙離絕未彰。斷無妻不服夫之理。宜在宮  
中設位舉哀。改服守孝。帝是之。於是臣寮皆不服喪。  
高后獨行喪禮。一日高王至東府。意甚不悅。莊后問  
之曰。孝武崩。異妃痛女守寡。常鬱鬱。故我亦爲之不  
快。繼而歎曰。悞他夫妻者。斛斯椿一人也。后曰。何與。  
斛斯椿事王逼我失節。致使王女爲后不終。他日未  
必不學我也。此語如冷水澆背。報應之道。自必如是。歡其何說之詞。王默然。其

後孝武后旋卒。而王次女孝靜后卒。嫁楊遵彥。果如

其言此是後話。今且慢表。再說時值端午佳節。王與鄭夫人同宴于翠薇亭。王醉貪其地涼爽。就與夫人共宿亭上。宮人皆秉燭坐于簾外。將近三更。一宮人睡去。夢見空中有車馬儀仗冉冉而至。忽有紗燈兩對。隱隱前照。一美人身穿紫衣。手執金牌一面。上寫宣召南岳真仙雲司夫人鄭大車。逕入寢室。俄而見紫衣人手挽夫人。飄然升雲而去。大驚而醒。此段憑似幻非幻。文境如晴空。空餅色至曉。王已起身。夫人安卧不長絲令人捉摸不定。動。呼之亦不應。王疑之。忙召宮人來視。昏默如故。王

北史演義

卷三十八

十

曰。夫人如此。病乎睡乎。眾莫對。宮人因述夜間之夢。王大驚曰。如此。則夫人之魂仙去矣。命守視勿動。次日依然不醒。忙召婁妃來視。妃揭帳視之。紅顏如故。撫其四支。溫軟如玉。但口中僅有微息。似續似斷。謂王曰。夫人病勢甚急。可召醫官視之。王曰。醫官已召來。視過。皆不能識。但云此離魂之症。非藥石所能效。爲之奈何。妃曰。何不出榜招賢。有能醫得此症者。許以重賞。或有良醫來救。亦未可知。出榜招醫方好引出世子王從之。那知卽有應命而來者。皆不能治。延至七日。夫人

依然若死。王日夜憂疑。寢食俱廢。一夕偶步廊下。忽聞內侍們切切私語曰。大主要救夫人。何不召問世子。王喝曰。汝等在此。何言內侍跪稟曰。夫人之魂已歸仙室。前夜世子曾經夢見。懼王怒。故不敢告。王若召世子來問。便知其詳。王卽命召世子。但未識世子若何言說。果能救得夫人否。且聽下卷細說。

宇文縊死明月。弒逆自所不免。特諸臣之中。卽親信如斛斯椿者。亦無片言尚成何局面。只索諫議一人。差強人意耳。道元爲孝武而來。爲孝

武而去。去來明白。因與歡舊交。一意從之。猶爲彼善於此。鄭娥爲南岳真仙。情或有之。然反覆看來。畢竟有須妖氣。

北史演義卷三十九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三十九卷

夢遊仙玉女傳音

入輔政廷臣畏法

話說世子偶抱微疾。在府靜養。鄭夫人不醒已三四日。世子不知也。一夜世子外齋獨宿。忽聞窗外叩戶聲起而視之。見紅光繚繞。香氣氤氳。一女子穿杏黃衫。輕裾長袖。進前曰。奉仙王命來召世子。鄭娥魂歸仙室世子

北史演義

卷三十九

一

夢遊仙府豈二人之緣猶未斷耶

世子恍惚之中。不知召者何人。女

挽衣以行。全不是宮中路。逕天氣有似三春。奇花異卉。開遍路旁。俄至一所。祥雲靄靄。瑞氣紛紛。經過朱門碧戶。上有金字牌曰雲龍洞府。門半啟。不入。登山皆奇巖峭壁。有瀑布一條。從山頂飛下。水聲潺潺。山側有洞門緊閉。門上金書南岳洞天四字。女子叩門。有青衣女童開門出問。女子曰。高世子已召到。女童入報。請世子進內相見。世子走進。但見紅芳滿樹。碧草鮮妍。階下仙禽飛舞。一美人端坐堂上。世子升



階再拜美人命侍女扶起。敘賓王之禮。分左右而坐。謂世子曰。妾塵姓胡氏。號雲翹夫人。至此洞天。有妹雲司夫人。塵心未斷。與君父有夙世姻緣。何不云與爾亦有姻耶。奉天曹命。降生鄭氏。爲女。年十四。得侍王宮。吾恐其失迷本性。故召來一見。不意君父大生憂疑。欲令世子歸而告之。又一美人從內走出。視之。乃鄭夫人也。密語世子曰。妾居處甚樂。然不忍貽大王憂。欲歸又不能自主。世子歸。寄語大王。接妾回去。世子曰。仙凡相隔。若何來迎。夫人曰。清霄觀中有一老道。姓徐北史。演義

卷三十九

二

亦此處仙官也。求他表奏天庭。妾卽回矣。世子領命。又告雲翹夫人曰。仙至知塵世吉凶。未識吾前程。若何乞賜指迷。雲翹曰。天機難洩。君能守正而行。便不至自悞終身。此二語頗有仙意乃以雲箋一幅。寫上四句贈之。其詞曰。

明月團團。功成水瀾。時來遇玉。事去逢蘭。

其後世子娶玉儀公主。居別室。爲蘭京所殺。其言乃驗。當時世子茫然不解。雲翹仍命黃衫女子送回。行至中途。有一石橋。跨在水面。世子見橋下金魚遊躍。

憑欄而看黃衫女曰此處非可久留把手一推跌在  
水中大驚而覺乃是一夢

入夢不言是夢至此纔一點明實處皆空

天曉

起身便問內侍道飛仙院鄭夫人有甚事否內侍曰  
聞夫人昏迷不醒已有數日現在大王出榜求醫世

子知所夢非虛進告公主公主曰何不報知大王世

子曰事涉嫌疑不敢啟齒

前何膽大今何膽小

那知左右竊聽

者互相傳說連北府宮人亦皆曉得故當夜內侍爲  
王言之王召世子來問世子備述夢中所見因曰必  
得清霄觀中徐道方能救得夫人還魂未識果有其

北史演義

卷三十九

三

人否王命訪之觀中果有一道人姓徐來此不及一  
月遂迎之入府王見其丰神瀟灑大有仙氣深敬禮  
之因求解救之術徐道士曰王必虔修表章一道結  
壇禮拜待貧道行法上達天聽便了王如言而行當  
夜道士拜伏壇中王與世子皆在旁坐守至曉不見  
起來卽而視之祇有衣冠在地道士已不知去向

再

糾纏道士  
交筆高處

衆皆駭異忽報鄭夫人已經醒轉王聞信

急來看視見夫人精神如舊身已起坐握手問故夫  
人曰前夜與王宿此見有紫衣女子手執金牌來召

奴去奴隨之往。至南岳洞府。被雲翹夫人留住。奴欲歸不得。唯世子身有仙骨。可到洞天。故召來寄信于王。今天庭有旨。放奴。奴得再返人世。此時更覺身輕骨健。不比前日。王大喜。遂同歸飛仙院中。府中傳爲奇事。世子辭出。婁妃及衆夫人皆來相賀。桐花謂鄭娥曰。夫人居飛仙院中。果不負飛仙之名。但今後切莫飛去。貽大王憂也。妙語解頤衆皆笑。由是宮中羣呼娥爲仙夫人。王益寵之。太平二年秋八月。婁妃懷孕。將產。夢見一龍蟠屈膝下。覺後生男。爲高王第六子名

北史演義

卷三十九

演字延安。卽後北齊孝昭皇帝也。提清且說高王因四

境無事。思欲西征。祭祀鳳陵。命司馬李儀作檄布告

遠近。文不稱意。或薦行臺郎孫搴。博學能文。命搴另

作天色。已晚。舉于燈下。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王大悅。

卽授爲丞相府主簿。專掌文筆。爲下選用文人引端越數日。高

王率將軍庫狄干等領兵一萬襲西魏。夏州身不火

食。四日至城。縛鎗爲梯。夜入其城。生擒刺史斛拔彌

俄突。赦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

千戶以歸。師至半途。靈州曹泥遣使告急。報稱西魏

李弼趙貴引兵來攻靈州。決水灌城。城旁皆成巨河。城不沒者四版。勢甚危急。高王回軍救之。猶恐不及。於是星夜遣使以書求援于至羅國。令其速發人馬。繞出西軍之後。乘便擊之。以解靈州之圍。至羅國得書。果引兵襲破西魏軍。獲其甲馬五千。西魏兵乃退。  
一紙書賢于十萬兵矣 高王兵至。圍已解。曹泥迎拜馬首。王以

靈州在西魏境內。不能久守。謂泥曰。汝毋留此。坐受其困也。乃拔其遺戶歸北。別授曹泥官爵。其婿劉豐生有雄才。王愛之。授爲南洛州刺史。朝廷以王平夏

北史演義

卷三十九

五

州功。封其次子高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郡公。食邑三千戶。洋年七歲。已授顯爵。王以楊愔爲太原公司馬。繼又遷爲大行臺右丞。蓋洋尚處宮內。不能出外理政。故又使之侍高澄也。  
正好接入時澄高澄輔政

年十七。陰有宰世之志。聞朝中諸費用事賄賂。公行法度。不肅。請于王曰。兒願入鄴輔政。以治臣寮之不法者。王曰。小子何知敢主朝政。豈不聞未能操刀而割。必傷其手乎。世子不悅而退。孫舉告王曰。臣聞世子欲入鄴輔政。王何以不許。京師諸貴恃王勳舊。橫

行無忌。以致人民嗟怨。不有以攝服而整飭之。國勢日壞。恐為敵人所乘。已伏後尉景子世子天才自高。

不可以年幼疑之。若使入朝。委以重權。上輔幼主。下

肅百僚。大王無慮。鞭長不及。羣臣無不拱手聽命。則

內外同心。根本自固。王何舍此萬全之計。而不為也。

高王遂從其請。乃奏帝以高澄為尚書令。加領軍左

右京畿四面大都督。入輔朝政。高澄自世子得詔大

喜。即日拜辭父母。帶領宮眷來京授職。在廷諸臣。雖

聞世子器識不凡。猶以年少輕之。及視事尚書省。積

北史演義 卷三十九 六

案如山。世子目不停覽。手不停披。決當皆允。未及數

日。其事悉了。又引并州別駕崔暹為吏部左丞。凡有

叅劾。不避權貴。世子親任之。用法嚴峻。由是內外震

肅。百官皆懼。雖子如孫騰。亦畏之矣。積玩之後非威

不克高澄原是虎兒高王。又以至羅有救靈州之功。遣使賫金帛送之。

兼令起兵逼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性勇決。有

武力。其子万俟洛慷慨多氣節。身長八尺。有萬夫不

當之勇。聞至羅兵將至。謂父曰。承熙之崩。實宇文之

罪。觀其為人。不及高王也。吾父子何可為之。戮力不

如東歸必獲重用。普從之。遂率部將三百人棄城東歸。高王大喜曰：「万俟父子關西虎將，今來斷秦一臂，矢封普為西河郡公，洛為建昌郡公。」一見卽授上爵，招徠遠人，定宜。如且說孫舉薦世子入朝後，父子俱寵加為散騎常侍。一日子如來晉陽，舉及高季式同飲於其家。舉醉甚，卒于席上。子如惶懼，報于高王。王親臨視之，謂子如曰：「卿殺我孫王簿，須還我一子。」子如薦魏收可用。王令代舉職。收才華雖美，行止浮薄。王黜之高季式入見。王問司徒會言一士。急求文士，歡不獨尚武勇也。有「才而謹」

北史演義

卷三十九

七

密者是誰。司徒者高敖曹也。對曰：「莫非記室陳元康乎。」王曰：「是也。」吾聞其暗中能作書，真佳士也。遂召而用之。黜魏收而用元康，高王可謂知人。蓋元康博學多能，通達古今。時軍國多事，元康問無不知。王帶之出行，在馬上有所號令，多至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性又嚴謹，終日不出一語。王甚愛之，曰：「如此人，何可多得。」封為安平子。又丞相功曹趙彥深，亦以文學見幸。彥深少孤，力學為子。如代筆。高王行文到鄴，急要文吏一人。子如以彥深應召，大稱王意。與元康同掌機密。

並受異寵。時人呼爲陳趙焉。是時高王留意人才。廣選文學之士。列之朝班。一日傳諭世子曰。吾欲西討黑獺。必先通好梁邦。欲通好必選人物故高澄後日亦極崇文學之士南方

多人物。非宏通博雅者。不足以勝此任。朝臣誰可使者。世子因舉散騎常侍李諧。吏部侍郎盧元明。才通今古。學貫天人。可使致聘。王遂命二人聘于梁。梁帝素博學。善辨論。及召二人語。丰神秀爽。應對如流。既而辭出。梁帝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北土無人。物此等從何處來。愛才口吻由是深相敬重。亦遣使還報。

北史演義 卷三十九

那知因此一番。却動了數臣疑懼。先是賀拔勝。荆州失守。與盧柔。史寧。相率遼梁。其後獨孤信。楊忠。在荆州。亦被侯景所破。來降于梁。數人皆有北歸之意。而恐梁見疑。不敢發。及見梁與東魏通好。各懷憂懼。因涕泣于梁王之前。求北歸。梁王義而許之。遂帶舊時兵將。渡過江來。收轉勝等三人爲下交立功于周張本斯時侯景鎮守河南。聞報。便選輕騎三千。扼其去路。勝等不敢敵。微服從小路。徒步進關。及到長安。秦接見大喜。同入見帝。勝見孝武崩。又換了一代帝王。不勝傷感。時斛斯

椿已死正缺三公之位。帝卽以賀拔勝爲太師。封史寧爲將軍。泰以盧彥有文學。引入相府。爲從事中郎。獨孤信。楊忠引爲帳下都督。朝廷之才引爲已用其意可知是年關

中大旱。田禾盡死。人相食。高王聞之曰。此天亡泰也。

吾取之必矣。於是調集人馬。擇日起征。分兵三路進

攻。勅司徒高敖曹引精騎三萬趣上洛。勅大都督竇

泰引兵三萬趣潼關。自率大軍趣蒲坂。造三浮橋。欲

以濟河。寫得東兵聲勢可畏。以見黑獺之勝正自不易當是時。關西大震。人

心惶懼。皆以強弱不敵爲憂。泰軍于廣陽。謂諸將曰。

北史演義 卷三十九 九

高歡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羈留吾軍。使

竇泰西入耳。歡自起軍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皆

精兵。銳卒。屢勝而驕。士志必怠。今以輕兵襲之。必克。

克則歡不戰自走。避堅攻瑕。制勝在是若留兵在此。與之相持。

勝負未可知也。諸將皆曰。賊在近。不擊捨而襲遠。脫

有蹉跌。後悔何及。不如分兵禦之。爲上。泰曰。不然。前

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灊上一步。今大舉而來。謂吾

亦祇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兵法攻心爲上

歡雖作浮橋。未能逕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左

傳



丞蘇綽參軍達奚武皆贊成之。庚戌泰還長安。諸將  
猶以爲疑。泰乃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宇文深。  
深曰。寶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  
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  
寶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卽來救。吾急擊之。泰  
可擒也。出奇制勝英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  
獲大勝。泰喜曰。是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入  
朝。見帝。帝問敵勢若何。泰曰。陛下勿憂。保爲陛下破  
之。帝曰。却敵安邦。全賴丞相神算。泰拜退。遂潛軍東

北史演義

卷三十九

十

出癸丑至小關。過馬牧澤。與寶泰軍遇。正是兵行險  
處。謀先定。師到奇時。勇莫當。未識此番交戰。果能敗  
得東兵。擒得寶泰否。且俟下卷再講。

鄭娥還魂。無關緊要。不過爲高澄結局伏線。至  
澄之請理朝政。却是一大關鍵。高歡與宇文泰  
勢不兩立。不能不用兵。雖曰智多者勝。其中亦  
有天意存焉。不可勉強。乙弗之夢。已先兆之矣。

北史演義卷三十九終

北史演義卷四十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四十卷

潼關道世寧捐軀

鎖雲軒金婉失節

話說竇泰字世寧官拜大都督行臺威武多智妻卽婁妃之妹爲王勳戚重臣故討西之役委以專征一面先是未起兵時鄴中有謠云竇行臺去不來市中小兒咸唱之又起兵前一夜三更時候有朱衣冠幘

北史演義

卷四十

一

數人入臺云敗竇中尉宿值者皆驚起忽然不見人

咸異之知其此去必敗敗徵已見惜無阻之者而世寧意氣正

盛方以生擒黑獺平定長安自負西趣潼關只道宇

文大軍方拒高王此處必不自來長驅深入可以無

虞那知泰已潛出小關結陣以待世寧不虞泰至倉

猝出戰兩軍相合未分勝負忽後面喊聲大振冲出

無數人馬殺入後隊勇不可當前後來攻兵衆亂竄

或走或降一時盡散攻其不備雖強必敗世寧見大勢已去只

得殺條血路拍馬而走登一小山高處招呼軍士無

一應者俄而四面圍住。盡是黑衣黑甲。聲聲喊捉寶泰。泰回顧左右。竟無一人。仰天歎曰。吾起兵以來。未

嘗遭此大敗。今日何顏復見高王。遂拔劍自刎。世寧時勇

托大遂爲黑獺所算。然亦其命該絕。非盡戰之罪也。西魏兵見泰已死。斬其首

以去。要曉得泰在前軍。佯與爲敵。暗令寶熾寶毅二

將率領精騎。從山後抄出。襲破後軍。故東兵大敗。又

前過馬牧澤。見西南上有黃紫氣。抱于日旁。從未至

西方散。占候吏蔣昇曰。此喜氣也。大軍得喜氣。下臨

乃寶泰投首之兆。果如其言。泰送首長安。遂引大兵

北史演義 卷四十 二

回廣陽。與歡相敵。高王初聞寶泰被攻。以浮橋未完。

不能往救。繼聞寶泰自殺。一軍皆沒。卽折浮橋而退。

都督薛孤進殿後。西軍來追。且戰且行。一日砍折十

五刀。其勇敵乃退。軍無所失。高王還晉陽。痛泰陣亡。

奏贈泰大司馬。太尉尚書事。謚曰忠貞。以其子孝敬

嗣父爵。再說敖曹一軍由商山而進。連破西師。所向

無敵。既寫世寧之敗。不得不寫敖曹之勝。稍爲東軍壯色。進攻上洛。城中守將

泉企防禦甚嚴。十餘日不能下。時有上洛豪民杜窟

暗結泉岳泉猛泉畧弟兄三人。謀以城應東魏。事敗

企收泉岳弟兄斬之杜窟踰城走投敖曹請進師敖曹用之爲嚮導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敖曹連中三箭洞胸穿骨落馬殞絕良久復甦血汚滿體乃卸下甲冑割征袍裹瘡上馬復進力殺數人真是天神勇諸將皆感激奮勇而登城遂陷執刺史泉企企謂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時敖曹瘡甚慮不能生嘆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諸將密以聞王卽授季式爲濟州刺史因諭之曰竇泰軍沒人心搖動卿宜速歸敖曹乃以杜窟行洛州事全軍而還却說泉企有二子長元

北史演義

卷四十

三

禮次仲遵皆育智勇企被執時二子皆逃脫大軍去後二人陰結死士襲殺杜窟復以城歸西魏泰封元禮世襲洛州刺史於是東西各守舊境暫皆罷兵民得稍息看官也要曉得歡與泰才智相等其行事又各不同橫空插議特爲前後作一關鍵泰性節儉不納歌姬舞女不

治府第園囿省民財惜民力故西人感德能轉弱爲強歡則恣意聲色離宮別館到處建造然能駕馭豪善識機宜遠在千里之外燭照如神故羣臣効命天下畏服雖窮極奢靡而國用不匱嘗于太原西南

四十里外。

空處平提實處單承脫卸無痕頭緒不亂誰謂作間書不用筆法耶

建避暑

宮一所。極林泉之勝。每逢夏月。同姬妾居之。又太原

北有燕山。山上一大池。方一里。其水明激澄清。俗謂

之天池。夏日荷花最盛。高王造舟池內。載姬妾以遊。

會於水中。得一奇石。隱起成文。有四字曰。六王山川。

王異之。攜歸。遍以示羣臣。人多不解。行臺郎中楊休

之曰。此石乃大王之瑞也。王問何瑞。休之曰。六者大

王之諱。王者當王天下。河洛伊為三川。涇渭洛亦曰

三川。主大王膺受天命。奄有關洛。豈非大王之瑞乎。

北史演義

卷四十

四

解說雖甚明了未免有意迎合

王曰。世人無事。常言我反。况聞此乎。

慎勿妄言也。時尉景在座。告王曰。王不憶在信都時。

僧靈遠之言乎。其決爾朱氏敗亡日月。一一不爽。又

言齊當興。東海出天子。王封渤海。應在齊地。天意如

此。何患大業不成。王曰。士真爾亦不知我心耶。吾豈

貪天位而忘臣節者。今後切勿作此議論。致被人疑。

英雄欺人

一至於此。二人不敢言而退。時有行臺郎中杜弼。以

在位者多貪污。罕廉潔。言于高王。請按治之。王曰。卿

言良是。但國家自孝明以來。貪墨成風。百官習弊。已

久治豈易言。况督軍戰將。家屬半在關西。宇文泰常招誘之。人情去留尚未可定。江東又有梁主蕭老翁。專尚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統所在。今若釐正紀綱。不少假借。恐戰士盡投宇文。士子多逃蕭衍。何以爲國。須知英雄立業不易斥其言不用。而弼性迂執。嫉惡尤甚。一日又告于王曰。王欲除外賊。當先除內賊。王問內賊爲誰。曰。滿朝勲貴是也。王不答。乃傳甲士三千分兩行排列。自轅門起。直至堂階。成一夾道。甲仗鮮明。劍戟丰利。弓盡上弦。刀盡出鞘。如臨大敵。

北史演義

卷四十

乃謂弼曰。汝從此走入。並不相犯。無恐也。弼如命以行。但見四面都是刀鎗。兩旁無非鋒鏑。嚇得魂胆俱碎。走至堂階。冷汗如雨。身體戰慄。見王猶面如死灰。迂儒固執不知世務可憐可笑王笑曰。箭上弦不射。刀出鞘不砍。爾尚恐懼若此。今諸勲貴衝鋒陷陣。大小百有餘戰。傷痕遍體。從萬死一生中掙得名。今享一日榮貴。而遽責其貪鄙。棄大功而苛細。過人孰爲我用乎。將士聞之有不感激涕零者哉。弼乃服。故高王號令軍民。每先宜軍心之樂附也。安撫其心。其語鮮卑人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

爲汝織輪納粟帛。令汝溫飽。汝爲何凌之。其語漢人曰。鮮卑是汝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爲何疾之。由是軍民感悅。叙出高王安撫人民。駕馭軍士。自有一番作用。所以能成大業。時鮮卑皆輕漢人。惟懼高敖曹。敖曹自上洛還。王以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部。寵遇日盛。但性粗豪。傲上不恭。一日來謁。值王晝寢。門者不敢報。敖曹怒。彎弓射之。門者驚散。左右奔告王。皆言敖曹反。王笑曰。豈有敖曹反耶。忙卽召入。慰而謝之。容其細過。纔能得。其死報。如馴猛虎。然不加束縛。自受節制。王在軍

北史演義

卷四十

六

中對諸將言。皆鮮卑語。對敖曹則漢語。以故敖曹常切感激。誓以死報。今且按下不表。且說高王弟高琛。字永寶。尚華山公主。爲駙馬都督。生一子。名須拔。永寶早失父母。婁妃撫養長大。故事。嫂如母。常出入後宮。先言宮中常常出入。後曰。靜帝卽位。封南趙郡公。瑣雲軒內。自可不避嫌疑。富貴無比。家蓄姬妾數人。正是朝歡暮樂時候。那知美色易溺。又生出一件事來。先是王在避暑宮。命永寶在府。檢校文書。與二世子高洋作伴。故永寶宿于德陽堂軒內。一日進見婁妃。坐談半晌。退與高洋高

浚行至寶慶堂。相為蹴鞠之戲。俄而高洋去了。浚挽  
牙寶。手行至堂左。旁有雕樓七間。樓上下皆丹青圖  
畫。金碧輝煌。走過樓廊三五十步。見一宮院。宋簾翠  
幙。樓臺縹緲。有雙環侍女二人。立于簾外。描寫深院  
風景曲折

如牙寶問此院何人所居。浚曰。此鎖雲軒。小朱夫人

之宮也。牙寶知是朱金婉所居。便欲退出。浚拖住不  
放。謂侍女曰。去報夫人。曉得。叔叔駙馬在此。快送些  
茶菓出來。侍女進去。一回果送出水桃雪藕。請二人  
解渴。金婉亦走在簾內觀望。見牙寶年少風流。一表

北史瀆義 卷四十 七

非俗口。雖不言。心中暗生羨慕。恰好一陣風過。把簾  
幙吹開。高浚見夫人在內。便走進作揖。招呼牙寶道。

夫人在此。叔叔進來相見。活是一伶  
俐孩子牙寶聞呼。便亦

走進施禮。那知不見。猶可。一見金婉。于般嬌媚。萬種  
風流。頓時神迷意亂。口稱夫人不絕。加意親熱。金婉

見他殷勤。便請入內堂。寬坐留茶。頻以目視牙寶。頗

覺情動。金婉不及  
鄭娥處高浚孩子心性。只貪頑耍。那管兩

下長短。少頃辭出。牙寶回至外堂。轉輾思量。夜不能

寐。次日午後。吩咐侍者。二世子倘若問我。說我暫時



回府去了。遂不帶一人悄悄走入內府。經過雕樓喜  
無一人撞見。直至鎖雲軒門口。女侍看見。忙報夫人。  
夫人未及回答。牙寶已入宮來。便即闖入夫人只得

起身迎接。忙問駙馬到此何幹。牙寶曰：「昨日承賜香

茗。特來拜謝。」金婉驚曰：「大王不在宮中。昨君到此。本

不敢邀坐留茶。以有三世子同來。故冒禁相見。今君

獨行至此。宮中耳目衆多。恐涉瓜李之嫌。致招物議。

請君速返。毋爲我累。」牙寶曰：「夫人果是天上神女。難

道不容俗子。一步芳塵。麼。」金婉見其言詞婉昵。深寓

北史演義

卷四十

八

相愛之意。便道：「承君不棄。只好緣結來生。今生休想。  
即絕中已寓心肯連催回步。牙寶只得快快走出。才

下階。見守門宮娥飛步進來。報道：「巫山府胡夫人疑

遠樓。穆夫人皆來探望。行將到也。」金婉大驚。向牙寶

道：「君出定。被他們撞見。恐惹人疑。不如權躲一邊。」空

人疑尤不犯着故俟他們去後。然後再行。牙寶聞言。  
欲其且留于內也

便轉身往後去。躲金婉接入。兩位夫人。遜坐獻茶。閒

談。一圓。巴不得二人就去。因天氣炎熱。要等晚涼。回

宮。坐着不動。直至紅日沉西。方起身作別。金婉見二

人去了。就請駙馬出院。牙寶急急走出宮娥道門吏專候二位夫人。輦出便已下鎖。駙馬不能出去了。牙寶重復退回。牙寶此際安知不深感二夫人之坐久耶金婉道如此奈何。

牙寶道今夜進退兩難只好借宮中一席之地權宿一宵。明日早行諒無妨礙。未識夫人肯賜曲全否。金

婉見他哀懇也是無可奈何只得整備夜膳對坐共

酌。儼然對坐共酌不但牙寶放金婉不過金婉亦放牙寶不過矣始初尚懷顧忌三

杯入腹漸漸親熱起來此以語言勾挑彼以眉目送

情坐至更深不覺春心蕩漾遂同枕席天將明牙寶

九史演義 卷四十 九

潛身而出暗思事雖從願忘得常相聚會因闕宮府

全圖鎖雪軒牆外即是東遊園園中假山一座正靠

牆邊若從背後掘一地道便可直通裏邊出入可以

自由打算已定便向高洋道此地炎熱東園幽寂涼

爽吾欲借宿數日不知可否高洋道叔父去住便了

何言借也牙寶因即移居園內命心腹內侍從牆外

掘進暗暗通知金婉金婉大喜亦命宮女在內幫助

地道遂成從此朝出暮入全無人覺如是者已非一

日。同一私通高澄之通鄭娥極其難牙寶之通金婉極其易蓋鄭娥無意苟合金婉先已留情故耳然

办行文相避法先是高王聞世子在朝頗事淫樂欲召他歸

來考其朝政得失忽報稟然入寇高王親自引兵禦

之遂召世子歸鎮守晉陽世子與牙寶從幼相依情

最莫逆一日將晚欲與相見尋之不獲有內侍張保

財曰頃見駙馬不帶一人走入東園去了世子亦步

入園來問園吏道駙馬在內否園吏曰在內及至園

中不見牙寶遂坐亭中命保財尋覓保財滿園尋遍

毫無踪跡走至假山背後見一地洞深有六尺洞口

泥土光滑似有人出入其間

保財見之幾疑園有妖矣

回報世子

北史漢義

卷四十

世子親自往看果有一洞命保財入內探視回說內

經十數步通入牆內洞口亦有樹木遮蔽遙望之樓

閣重重迴廊曲檻繡幙朱簾儼如圖畫隱約有一美

女與駙馬共坐亭上笑語

述來疑非人竟

世子聽罷大驚暗

想牆內已是官府與鎖雲軒逼近難道叔父與朱夫

人有私麼吩咐保財汝今夜宿在園中伺候消息明

日稟我知道遂自回府一等天曉復往園中問保財

道駙馬會出來否曰尚未世子等了一回道駙馬此

時定將出矣你說我候在千秋亭上有密事要而速

來相見。驚弓之鳥見他鳥投羅亦爲着急其徑之謂耶正是私情雖密終須破好事多魔切莫爲未識世子等候亭上作何言說且聽後文分解。

兵驕必敗。古人名言也。高歡坐擁重兵。志得意滿。以爲破宇文泰在於旦夕。不知泰之智不弱於歡。出其不意。先取寶泰。則高兵震動。自然不戰而退。杜弼請節制功臣。似亦正理。然亂世綱常紊亂。一時不能肅清。若一於嚴切。必生他變。所謂迂拘之士。知其一。不知其二。故歡顯諭之。

北史演義

卷四十

又恐其固執已見。特嚴兵以示之。使知疆場之士功名非易。不可盡以繩尺懲之也。高永寶一見金婉。神迷意亂。陷于非義。亦是高歡漁色之報。然使內外嚴於分別。何至於此。古聖人制禮。兄妹不同席。嫂叔不親授。所以預爲防閑也。惟禮可以已亂。真萬世不易之道哉。

北史演義卷四十一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四十一卷

結外援西魏廢后

棄羣策東鄴亡師

話說保財奉世子命候在洞口。一會牙寶出來見了。保財大驚失色。保財道：「駙馬莫慌。世子坐等在亭子上。請駙馬相見。」牙寶只得走進亭來。世子接見道：「叔非韓壽。奈何偷香？」牙寶跪下道：「此事願世子庇我。莫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一

訴兄知。世子扶起道：「此事我何敢洩。但日久必敗。倘被父王曉得。禍必不免。前日姪因一念不謹。幾喪性命。叔何不以我爲鑒。」現身設法可謂苦口切諫。牙寶猶不一悟何也。及早改之。猶可無事。牙寶唯唯。遂同至德陽堂。世子說了一番。只道牙寶以後自然悔改。從此絕不提。起一日忽報柔然敗去。高王奏凱而回。大軍將到晉陽。遂同府中文武郊外迎接。王歸犒賞三軍已罷。回至婁妃宮中夜宴。是夜宿于飛仙院。次日卽往東府。三日不出一夜回府。本欲往婁妃宮去。行至寶慶堂。見雕樓

下月色甚明。忽思朱金婉處。久已冷落。趁此良夜。與他相聚一宵。走至鎖雲軒。見院門深閉。令人叩門。那知其夕。永寶正在裏邊。與金婉飲酒取樂。忽聞王來。彼此失色。天下不湊巧。事往往如此。牙寶急走內閣躲避。夫人下

階相迎。夜宴之具不及收拾。王謂夫人曰。卿在此獨飲乎。夫人曰。因貪月色好。故在此小飲。口雖答應。頗

露驚慌之色。王心甚疑。遂解衣共寢。夫人不發一言。

全不似舊日相敘光景。金婉私事全是自己敗露。出來須知虛心事做不得。王

心疑益甚。復起望月。夫人亦絕無一語。乃走出房外。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二

微聞牆邊有人切切私語。遂從簾內望之。月光如晝。

見數宮人送一少年出去。一人道。駙馬今夜只好在

園中擔擱。又一人道。駙馬休慌。世子在飛仙院。亦會

如此。分明效尤高。澄能無受責。王知是牙寶。心中大怒。且不聲張。

命值夜宮女開門。逕出至雕樓下。有人言語呼之。乃

內侍王信忠。急命鎖了鎖雲軒外門。便至栢林堂。倚

床獨坐。金婉見王已去。又報外門封鎖。知事情敗露。

嚇得魂飛魄散。宮娥們亦皆憂懼。王坐至天明。召園

吏問昨夜何人在園。答道。駙馬。王問此時在否。答道。

已去。王喝道：你們職司守園，如何縱人出入？園吏道：因是駙馬且大王親弟，故不敢拒。王曰：幾時留宿起。園吏曰：往來時日皆有簿記。王命取來，俄而呈上一簿。園吏亦有心人乃駙馬留宿園中日月及世子尋息地道根由備寫在上。王知園吏無罪，遂此令退。忙召牙寶。牙寶雖懷驚懼，不敢不到。世子不知牙寶事，發亦隨之入。王見之大怒，以園吏所書之簿示之。牙寶伏地謝罪。王令左右去其衣冠，痛杖一百，血流滿地。令人扶出，又怒責世子曰：你亦罪難指數，亦痛杖之。幽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三

于栢林堂西廡，走到婁妃宮中，怒氣滿面。妃問大王爲何如此着惱。王將鎖雲軒事告之。妃曰：牙寶雖有罪，望王念手足之義，曲爲寬宥。話未畢，忽內侍報道：駙馬不堪受杖，到府卽死。蓋牙寶體素肥，外強中乾，受杖旣深，頓時痰湧，遂欲救無及。王得報大驚。婁妃聞之，淚下如雨。繼而王拔劍以走。妃問欲殺何人。王曰：永寶之死，皆金婉害之。我去殺此賤婢。妃攔住道：金婉不足殺也。王廣收美色，納之後宮，使他空守寂寞，爲人所誘，此心焉得不亂。今駙馬已死，豈可復殺。

金婉以重其罪。况金婉已生一子在宮。若殺之。教此小兒誰靠。王卽不念其母。可不念其子乎。依妾所見。閉鎖深宮。使不齒于諸夫人之列罷了。妻妃之言。又正經。又委婉。

高王焉得不聽。

王遂收劍坐下。俄而報世子杖後發暈數次。

妃驚曰。澄兒何罪。而王杖之。

借此一問。正好補敘世子在京所做事情。王

嘆曰。此兒雖聰明。但舊性不改。在京縱慾敗度。不痛責之。無以懲後。今日猶未盡法治也。看官。你道高王何以甚怒世子。先是世子在朝。大興土木。廣選佳麗。一日朝罷。回府有婦人訴冤。馬前視其狀詞。乃古監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四

門將軍伊琳之妻裴氏。見其姿容甚美。遂帶入府中。親自問語。蓋伊琳奉命往洛陽運木。違悞工程。侵盜運費。爲侍中孫騰劾奏。侍中高隆之。構成其罪。收禁在獄。三年有餘。裴氏因泣陳冤枉。言孫騰在洛。自盜內府金銀。投入珊瑚樹一枝。珠簾一頂。皆係伊琳親見。欲滅其口。故問成死罪。收禁獄中。世子大怒。道孫侍中貪財怙勢。擅入人罪。吾當爲爾伸冤。但事關權貴。你若出去。被他們暗行殺害。誰與質審。你且住我府中。等事情明白。然後出去。你的冤我與你伸我的情也要你領此意已在



言外。裴氏拜謝。蓋世子悅其美。而欲私之。故不放之出也。次日遂下文書于尚書省。提問伊琳一案。隆之知事關孫騰。乃使人送還文書。謂世子曰。伊琳之獄。定已三年。罪狀甚明。不勞追攝。既已定獄三年。不決何也。世子大怒。必欲提問。司馬子如亦勸世子勿究。世子不從。騰與隆之大怒。不放伊琳出獄。世子無從審問。因欲上訴高王。孫高二人訪知世子已與裴氏成姦。亦欲訴知高王。子如從中調停。赦了伊琳之罪。前事亦不追究。方各相安。不能正已。焉能正人。只好歇手了。其後世子奏復伊琳官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五

爵數在其家留宿。高王探知此事。心中甚怒。因軍旅匆忙。未及責問。今又聞其袒庇牙寶。故併責之。收轉本文

然牙寶已死。心甚不忍。乃命世子歸府調養。幽金婉于冷宮。餘皆不究。牙寶之子須拔。以游夫人無子。命其撫養在宮。列于諸子之內。取名曰勸。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宇文泰自潼關殺了竇泰。敗高王于蒲坂。國中連年饑饉。兵食不足。常慮高王起兵復讐。時有蠕蠕國土地廣大。兵馬強盛。聞與東魏相結。欲伐西魏。心甚憂之。因遣使通好。欲得其助。蠕蠕主曰。西魏若

欲結好。必娶吾女爲后。方肯爲援。使者復命。泰勸文帝廢乙弗后爲尼。帝不忍。曰。后乃結髮之婦。豈可無罪而廢。因集羣臣會議。羣臣迎合泰意。皆言不廢皇后。則難娶蠕蠕之女。不娶其女。恐外患之來。無人救援。社稷不安。帝迫于衆議。嘆道。吾豈以一婦而棄社稷大計。但計利害不問是非亂世君臣見識大抵如是乃廢乙弗氏爲尼。降居別院。后與帝大慟而別。有感別詩曰。

日。十載承恩。一旦捐。

數行珠淚落君前。

良謀果得安天下。

妾入空門也泰然。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其後蠕蠕以故后尚在。復欲伐魏文帝。遂賜后死。前日所夢至此果然應了。既避位矣復賜之死魏主亦寡恩哉是時帝既廢后。乃遣扶風王元孚具金帛禮儀往蠕蠕國迎頭。

兵。可汗公主爲后可汗大喜。道我女得與大魏皇帝爲后。誠天緣也。遂送女于西魏。車七百乘。馬一萬匹。橐駝一千頭。珍寶異物不可勝數。蠕蠕風俗以東向爲貴。故公主行幕皆向東。將至長安。扶風王請公主南面。公主曰。我此時猶蠕蠕女也。魏自南向。我自東向。亦有何害。語亦不弱西魏大統四年三月丙子立蠕蠕

國公主郁久閭氏爲后。丁丑大赦天下。丞相泰自華州入朝稱賀。旋還華州。聞宏農郡有積粟。遣兵襲而據之。兩國兵端自此又開是年東魏五年十五亦立歡之次女爲后。適邊郡貢一巨象。改元元象。大赦天下。高王聞

泰奪據宏農大怒。乃大舉西討。先命敖曹治兵于虎牢。調發各路人馬。限日齊集壺口。進取蒲津。段榮諫曰。臣夜觀星象。大軍不利。西行宜俟。來年進討。王曰。天道幽遠。今軍已戒嚴。不可阻將士之氣。卿毋畏縮。婁妃亦諫曰。妾聞秦地有山河之固。地勢險阻。大兵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仰而攻之。主客相懸。勞逸不同。願大王慎之。婁妃一女子亦

曉兵機

王曰。吾籌之已熟。今行不滅。蕩平無期。此行

非得已也。遂命世子入朝。率諸將進發。軍至壺口。侯景引五萬人馬。自河南至。劉貴引三萬人馬。自山東至。連晉陽之兵。共號二十萬。兵勢甚盛。敖曹知大軍已發。遂自虎牢起兵。圍住宏農。右長史薛琰告王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以養三軍。今敖曹已圍宏農。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收成。又缺其民。自皆餓死。竇炬黑獺。何

憂不降。願勿長驅渡河。王不聽。侯景亦謂王曰。今日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歛。不如分爲二隊。王統前軍。臣統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以赴。前軍若敗。後軍乘而援之。萬無一失。歡亦不從。良策不從失在剛愎自用遂自蒲津渡河。全軍盡登西岸。秦聞東

魏兵至。大懼。以華州當道。衝遣使至州。命刺史王羆嚴守。羆對使者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歸語丞相。可無憂也。語簡而勁俄而高王兵至。謂羆曰。何不早降。

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生死在此。欲死者來。諸將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八

請攻之。王曰。無庸。吾志在滅秦。此等碌碌。何足污吾

兵刃。羆語壯甚。高語驕甚。此勝敗之所以分也。遂涉洛。軍于許原之西。連

營三十里。先是秦發徵書十餘道。調集各路人馬。皆

未至。將士不滿一萬。欲進擊。歡諸將皆疑。衆寡不敵。

請待歡軍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

擾亂。將何以濟。今乘其遠來。營伍未固。擊之可圖。一

勝。賀拔勝亦以爲然。卽造浮橋于渭上。令軍士齎三

日糧。以示必死。輕騎渡渭。留輜重于後。自渭南夾渭

而西。何等勇決。何等謹密。安得不勝。壬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

然見其兵勢甚盛。將士皆憂難敵。泰亦懼不自安。宇文深獨賀曰：「吾軍勝矣。」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圖之非易。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泰復諫而來。此所謂忿兵。可一戰而擒也。何為不賀？」宇文深言言中窾兵法所云知彼知已百戰百勝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喜曰：「聞君言。使人膽壯十倍。」泰又遣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伏地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然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九

具知敵軍情狀。而還儀同李弼曰：「敵衆我寡。平地不可與戰。去此數里。地名渭曲。地狹勢阻。多高蘆長葦。可以全軍埋伏。先據此處。以奇兵勝之。」泰從其計。自既有謀畧。而諸將獻謀者。又復言聽計。從以視歡。乃之復諫。自用天懸地隔。不待交兵。而勝負已決。乃命李弼為右拒。引兵三千。帶領勇將五員。伏于渭曲之西。命趙貴為左拒。引兵三千。帶領勇將五員。伏于渭曲之東。皆令聞鼓聲而起。自至中軍。背水佈陣。分撥方畢。東軍已至。見宇文兵少。皆有輕敵之心。都督趙青雀請戰。斛律美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決一死。」

戰警如庾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溽。不利馳驟。無所用力。爲今之計。不如勿與交鋒。密分精銳。掩襲長安。巢穴已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王曰。彼伏兵蘆內。以火焚之。何如。侯景曰。以大王兵力。何堅不破。今日當生擒黑獺。以示三軍。若縱火焚之。雖殺之不足爲勇也。彭樂飲酒醉。盛氣請戰。曰。王何不速戰。今日衆寡懸殊。以百人而擒一人。何患不克。良言既不肯聽。以火焚之。猶爲中策。侯景見初諫不用。不徒順之。又從而怨之。彭樂醉酒請戰。欺人太甚。皆一團驕盈之氣。雖欲不敗。得乎。王許之。彭樂大聲呼曰。能殺敵者從吾來。王立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十

馬高坡之上。以督戰。令於軍中曰。能生擒黑獺者。封萬戶侯。於是兵將一湧而進。不成行列。秦率諸將死拒。俄而戰鼓三通。左右伏兵陡出。併力致死。將東軍衝爲兩段。彭樂深入敵陣。正遇耿令貴交戰。令貴敗走。不料李標在後。一鎗直刺過來。正中腰下。把肚腸拖出。段韶見了。急來救護。彭樂納腸入腹。納不盡者。以劍截之。束創復戰。勇氣不衰。真勇將。惜少謀耳。敵軍見者。皆爲吐舌。斛律明月被圍陣中。一枝畫戟。使得神出鬼沒。連殺數將。賀拔勝出馬相迎。力戰數十合。明月

全無懼怯勝壯之曰。誰家生此虎兒縱之去。斯時西軍勇氣百倍。東軍前後不相顧。盡行潰散。正是廿里連營成瓦解。六軍銳卒似冰消。未識高王作何解救。且聽下卷細講。

牙寶迷于色慾。不顧名義。不惜身命。其死宜矣。高澄容隱牙寶之事。已是有罪。况又觸着飛仙院舊情。焉得不痛責之哉。文帝與乙弗后夫婦之情本篤。乃以蠕蠕公主之故。廢之爲尼。而又殺之。雖曰爲社稷起見。身爲天子。不能庇一婦。

北史演義

卷四十一

七

人於心亦太忍矣。欲治其國。而先廢大例。可平哉。高歡用兵西魏。誠勢不得已。乃不聽衆臣之諫。驕恣自用。以視宇文泰之有諫必納。謀定而戰。不待交兵。勝負已分焉矣。至彭樂之截腸。再戰。非不勇猛。不過匹夫之雄。亦曷足貴哉。寫戰處如火如花。不滅腐史。

北史演義卷四十二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四十二卷

遼河陽救曹殞命 敗黑獺侯景立功

話說高王立馬高坡。見東軍大敗。尚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報曰。衆兵盡散。營皆空矣。王未肯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換。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再圖後舉。俄而婁昭潘樂段韶飛奔而來。皆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二

一

曰。王何不去。王曰。能復戰乎。韶曰。不能矣。趙青雀已降于泰。諸將只道大王已去。皆渡洛東歸矣。此時不去。敵兵四合。恐自拔無路。王猶據鞍未動。斛律金以鞭拂王馬。乃馳去。數將擁之而行。王曰。全軍盡沒。吾何以返。韶曰。臣父總錦衣軍。有兵一萬三千。未動。侯景有五萬人馬。尚在河橋屯守。

可見前此侯景恣憑之言並非真話渡

過洛水。便得濟矣。行至洛口。時已二鼓。只見前面火把大明。早有敵軍攔住。段韶一馬當先。刺死來將。衆人殺散餘兵。渡過浮橋。將近黃河。忽報西軍抄截河



橋已斷。王大驚。問侯景。人馬何在。曰。尚在。迎敵。西軍。

俄而天色漸明。侯景接着。慰王曰。王無憂。河橋雖斷。

臣已命劉貴。段榮。在下流處預備樓船五十號。以待。

侯景原是  
有用之才王速登舟先渡。臣在此接應。諸將便了。王

循河而行。果見段榮。劉貴。臧舟以候。但岸高舟遠。不

能卽登。見一橐駝立在水灘。王下馬。縱身一躍。立在

橐駝背上。纔得就船。寫高王奔逃諸將救  
應一時情狀如觀諸將相繼

渡畢。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十有八萬。泰追至河邊。選

留甲士二萬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二

渡河追之。歡可獲也。泰曰。吾兵力未齊。且歡亦未能

一舉滅之也。何等  
謹慎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令于戰

所。人種一柳以旌武功。比京觀  
如何後人有沙苑詩一絕

云。

馮翊南邊宿露開。行人一步一徘徊。

誰知此地青青柳。盡是高歡敗後栽。

西魏帝聞捷。加泰為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

進爵增邑。有差。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

鞍甲之中。彭樂幾喪其手。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

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耶。耿令貴殺傷甚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紀功乎。時高敖曹聞歡敗。釋宏農之圍。退保洛陽。已西。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又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屍間。賢至戰。所接收甲仗。賊倏起斫之。斷脛而卒。智勇困于所忽夫。泰聞賢死。以爲洛州可圖。復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楊忠李顯引兵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引兵圍蒲坂。先是高王西伐蒲坂。民敬珍謂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二

其從兄敬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于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干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率衆邀之。歡恐關東人心有變。急欲趕回。晉陽鎮撫四方。不顧而去。及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率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秦州刺史薛崇禮爲歡守蒲坂。防禦甚固。有從弟薛善爲秦州別駕。欲降西魏。言于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歡逐君烏知善與泰更弒君乎

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曰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欵。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西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於是泰進蒲坂。畧定汾絳。以西凡薛氏族人。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薛善有功不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泰善之。晉州刺史封祖業。聞西魏兵至。棄城走。儀同三司薛修義追至洪洞。及之。勸其還守。祖業不從。修義曰。臨難而逃。非丈夫也。還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二

據晉州安集固守。

不愧封疆之臣

會西魏長孫子彥引兵至

城下。修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王

黜祖業。以修義爲晉州刺史。又獨孤信引兵逼洛陽。

刺史廣陽王元湛棄城歸鄴。敖曹不能獨留。亦引兵

北渡信。遂據金墉。於是賀若統以潁川降魏。前散騎

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據梁州降魏。前尚書郎中崔彥

穆起兵滎陽。據廣州降魏。泰皆卽地授爲刺史。

大軍一敗

諸州反叛相繼。皆由平日攝之以威。非心服者。故昔與我爲臣。今卽與我爲敵。

東魏行臺任

祥聞潁川失守。率驍將堯雄趙育。是云寶進兵攻之。

賀若統告急于泰。泰使宇文貴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邑。雄等已退三十里。任祥率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出其不意。進與賀若統合兵擊之。蔑不勝矣。」若緩之。使與任祥兵合。進攻潁川。城必危矣。城若失。吾輩來此何爲。遂疾趣潁川。背城爲陣。與雄等戰於城下。大破之。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復擊之。苑陵。祥軍又敗。是云寶亦降。又都督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獨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二

五

慕容儼爲東荊州刺史。有西將郭鸞來攻。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卒破走之。故河南諸州多失守。惟東荊州獨全。提筆明了。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會濮陽盜杜靈椿等聚衆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進擊陽平。賊路文徒等皆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地。不奉詔命。又不侵境。而私自出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可見賊不討。且賊知臺

軍必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甚易。以此獲罪。吾亦無恨。實心任事之言高王聞而嘉之。先

是王之敗歸晉陽也。意忽忽不樂。侯景曰。黑獺新勝

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三萬。徑往取之。王以告婁

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去一黑獺。復生一黑

獺。王何利之有。不若藏鋒蓄銳。待時而動。奚汲汲為

婁妃發言當理有識。王乃止。於是撫夷創補軍旅。修

甲乘闕一載。而兵力復振。乃分遣諸將。進復河南諸

州。賀拔仁攻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秦大怒。盡滅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二 六

子粲之族。西將韋孝寬趙繼宗聞東軍至。以孤城難

守。皆棄城西歸。侯景方攻廣州。未拔。聞西魏救兵將

至。集諸將議。進退將軍盧勇請進。觀敵勢。景許之。乃

率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乃多置旌旗于

樹巔。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西魏兵不測。多少軍

大亂。勇擒其將程華。斬其帥王征蠻而還。盧勇首功立大功。廣

州守將駱超聞之大懼。遂以城降。於是汾潁豫廣四

州復入東魏。提筆且說西魏大統四年。文帝知獨孤

信已據金墉。將如洛陽。展拜園陵。會信告急。言東魏

高敖曹侯景攻圍金墉甚迫。乞發大軍往救。泰因請  
鑾駕幸洛。進觀形勢。帝從之。遂命尚書左僕射周惠  
達輔太子欽鎮守長安。命李弼達奚武率三千騎爲  
前驅。八月庚寅至穀城。侯景聞援兵將至。謂諸將曰。  
西賊新來。兵鋒必利。當斂兵以待。徐圖進取。老將見識若貸  
文道元不違其命何至一死一逃。莫都婁貸文曰。賊兵遠來。當乘其  
未至。擊之。願自引所部往挫其鋒。可朱渾道元以爲

然。景不可。二人遂不稟景命。各以千騎前進。夜遇李  
弼軍于秀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東軍不戰而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二

七

退。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恒  
農。侯景知貸文道元私讞失利。又聞泰兵至。瀍東。乘  
夜解圍去。辛卯。泰率輕騎追景至河上。景設陣爲長  
蛇之勢。北據河橋。南據邙山。與泰兵合戰。西將衝入  
兵皆散走。泰亦親自陷陣。戰久。鼓聲大震。東軍合力  
奮擊。泰被圍。諸將各自爲戰。不及相顧。泰乘間衝出。  
左右皆散。忽流矢中其馬。馬驚而奔。泰墜地。東魏兵  
追及之。李穆下馬以策挾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  
至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有急智

亦是泰不應絕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泰歸營鳴金收軍將

士皆集兵勢復振次日進擊東魏兵東魏兵北走高

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陣泰曰此敖曹也急擊勿

失於是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唯一奴從

往投河陽守將高牙樂牙樂高王從兄子也與敖曹

有怨閉門不納修一已之私怨喪國家之大將承樂之罪可勝言哉敖曹仰呼

曰門卽不開速以繩來援我牙樂不應敖曹惶急拔

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乃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

金帶問敖曹何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二

與汝開國公以其殺已必獲重賞也追者斬其頭去

可又西兖州刺史宋顯有衆三萬與泰戰泰亦殺之

虞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敖曹首至泰大

喜一軍皆賀賞殺敖曹者絹萬疋歲歲稍與之比及

周亡猶未能足再說万俟普自歸東魏高王以尊且

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

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皆北渡洛獨勒兵不

動不獨表受洛干之勇見高王敬老之惠直足深入人心謂西魏人曰万俟受

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魏人畏之而去東魏名其

下營地曰圍洛後隋之圍洛倉卽其地也侯景聞敖曹死卽欲進戰接筆健恰好東上起下諸將皆曰吾軍新失大

將人有懼心勝勢在彼未可遽與爭鋒景曰不然黑

獺連勝數陣有輕我心其下將士必驕彼驕我懼正

堪一戰且沙苑之敗未復今又喪師失將恥孰甚焉

大王付吾儕以閫外之任若不大破黑獺何面目見

之吾計決矣諸軍勿疑侯景智勇兼備此後獨寫其能諸將受成而已於是

整率諸軍盡渡河橋將戰下令曰今日之戰有進無

退退者立斬乃命諸將分隊進擊泰見東魏兵至命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二

右拒敵其左左拒敵其右中軍敵于中路自擁精騎

一千擁護帝駕立馬高處觀之當是時兩邊置陣旣

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彼此不相上下或

東軍得利西師敗而復振或西師得利東兵却而復

前無不捨死忘生互相對敵俄而氛霧四塞風沙迷

目左右兩拒戰並不利景忽下令于東曰西陣已獲

黑獺矣東陣大呼又下令于西曰東陣已獲黑獺矣

西陣大呼西魏軍皆驚懼遂大潰寫出侯景機變獨真如生龍活虎

孤信等未識君相所在棄軍走將軍李虎念賢等爲



後繼見信等敗亦潰。泰見前軍瓦解不敢留與帝燒營而遁。方戰急時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陣既深從者盡死身被重創悶絕于地。會日已暮敵亦收兵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之上馬而歸。雷五安難得蓋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曹若有此智何至旋蓋臨陣爲敵所算。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一死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相拒有厚甲長刀者一人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祐祇存一矢在手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喝聲道着其人應弦而倒。不唯有膽兼亦有識東魏兵退却祐徐徐引還正是瓦罐險遭井上破將軍幸免陣前亡但未識西師敗後竟得長驅入關否且聽下文分解。

兵志曰驕兵必敗高歡驕盈已極故一出而敗再出而亦敗以致各處人心搖動幸諸臣盡力

不至大潰。侯景請兵三萬而行。婁妃諫止。蓋景之狼子野心。早已莫逃洞鑒。婁真女中之傑。及乎兵甲復出。東師累北。敖曹身殞。幾有不能復振之勢。万俟洛挺身殿陣。使西魏將士望而生畏。引兵退去。亦高歡敬禮耆老之效也。侯景於大敗之後。死中求活。血戰一場。奮其譎智。大敗西師。其機變自不可及。王思政下馬陷陣。雷五安哭求思政。蔡祐善射免難。正不可謂西魏無人也。其敘戰又是一樣筆法。

北史演義

卷四十二

十一

北史演義卷四十二終

